

2010年夏天,偕同次子和么女到冰岛旅行时,发现北极光是冰岛人百说不厌的话题。

北极光那种超乎想象的绝顶美丽,使许多浪漫瑰丽的神话和别具深意的寓言应运而生。

其中最让我动心的,是芬兰那则美丽的传说。

在芬兰语里,北极光被称为“Revontulet”,译为中文,意为“狐狸之火”。根据古老的传说,有只赤红色的狐狸,在白雪覆顶的高山上,以闪电般的速度奔跑着,所过之处,皑皑白雪都被神奇地染成了斑斓的色彩。狐狸意气风发地跑着、跑着,蓬松肥大的尾巴大力地扫起了晶莹的雪花,如虹般的雪花撞向辽阔的天幕,撞出了满天变幻不定的色彩,璀璨璨地化成了风情万种的北极光。

这则活泼生动的传说,意境优美,让人浮想联翩。

日日面对山川湖泊而一颗心早已被美麻痹了的冰岛人,在谈起北极光时,却依然有着那种初堕情网的兴奋。他们众口一词地表示:每年冬天一来,冰岛便因为凌厉的寒气加上不见天日的黑暗,变得杀气腾腾;然而,北极光却扭转乾坤,把阴森冷酷转化为妩媚艳丽。他们意兴勃勃地说道:“我们啊,年年看,却依然百看不厌!”

在夏天与北极光缘怪一面的我们,离开冰岛时,心存遗憾。

今年冬天,旅居伦敦的女儿,刻意重临冰岛。

北极光,不是天天出现的,有时,守株待兔,守到的,仅仅只是失望而已。女儿幸运,在第三夜,北极光便灿灿烂烂地现身了。

她向我动情地描述,天空,变成了一个大舞台,而动态的北极光呢,是个风姿绰约的女子。她在跳舞,五彩长裙掀动如波涛,她跳出了狐狸的狐媚、跳出了青蛇的婀娜;跳出了溪水的温柔、跳出了瀑布的壮阔;跳出了月亮的安恬、跳出了太阳的刚烈。形状和色彩,不停变幻,而且,瞬息万变。

女儿看得目瞪口呆,她不敢说话、不敢移动,生怕嘴一开、脚一动,这种话境界便化为烟气,转瞬消失。眼前的一切,明明是真的,但却又是假假的。大自然这天文奇观,让目眩神迷的女儿泪盈满眶。

在电邮里,她写道:“春夏秋冬的天空,虽然也有妩媚艳丽和暗沉阴霾的分别、有恬静清爽和喧闹烦杂的不同、有拥挤多云和浩瀚无垠的分野,但是,四季的天空,都是静态的,景观是可预测的。然而,北极光不同,它神出鬼没,它变化多端,它让人臆测、让人憧憬、让人回味。回味回味回味,而后,再期盼期盼期盼。”

信末,忽然跳出了令我双眸发亮的一段文字:“妈妈,从冰岛回来后,我忽然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我想提笔,跨出写作的第一步了。天空原本单调无趣,但是,北极光却赐予它瑰丽的新生命;就像我所过的日子,每一天原都是录音式的重复,但是,写作却能给我带来像北极光那样的巨大冲击……”

我翘首窗外,万里无云的天,白白的,像一块刚被漂洗过的布,是无法引人遐思的那种干净。想到女儿即将在她生命的天空里,热热烈烈地燃放“狐狸之火”,笑意遂像金色的流星,自我脸上掠过。

女儿是律师,在她漫长的一生里,写作,也许仅仅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然而,我敢肯定,只要提起笔杆,她便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一个丰盈、充实、美丽的人生。

走路的云

夜光杯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宋庆龄同志的关怀下,在上海市委领导组织下,将地处延安中路的原金门电影院拨给中国福利会,改建为儿童艺术剧场。这是一座专门给孩子们看戏的场所,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唯一的。

在那个年代,人们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都比较贫乏,要建造一个剧场是件大事,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当得知我们将有一个专门的剧场时,大家心里真是热乎乎的,有种说不出的高兴。设计师们几乎调研了上海所有的舞台,并且融合了很多儿童剧演出的特殊需要,进行精心设计和施工。剧场还造有能容纳一个管弦乐队的乐池,为儿童剧表演进行单独的交响乐伴奏。改造成的儿童艺术剧场,成了行内人士羡慕的演出场地,要知道那时成人剧院也没能有这样一个自己的演出场地呀。

开始改建时,我们想法很多,因为是演儿童剧的,要上天入地,要千变万化,于是就想象最好能有转台、推台、升降台,但那时我们国家经济还不富有,能给地给钱为孩子们造剧场,说明党和政府的重视,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于是大家也就打消了这些念头。但在事后的使用中,我们舞美的同志们还是千方百计地在舞台上用上了转台、推台,甚至

有些教育语言,不经思考,在教学过程中传播,可能的后果,令人担忧。青少年时代接受的谬误,终生难以纠正。

“文革”结束,大学的老先生们得“解放”,重上讲台,得意间曾大呼“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学生猛烈鼓掌。我私付本非英才,不敢僭称,很是困惑。后来到中学,同行说在名校工作的优势,在于“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我闻之更感不安,以我之驽钝,岂能误英才,遂不置一言。我在教学中越来越认识到“有教无类”的重要,认识到公平教育的重要。只想“择英才而教之”的人,可能很难从事基础教育,凭他的教育观,也不能算真正的生活师。教育是为了让所有的人生活得美好,而不是为了豢养所谓“人上人”,去搭建一个不平等的社会。

教师必须有这样的教育观,他的“教育心”才会平静,平静到眼中只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诗人池北偶,因善写讽刺诗闻达于世。他原名谭文瑞,人民日报原总编辑。但社会上知道池北偶者,大大多于谭文瑞。而在报社内,人皆称其“老谭”,或戏称“谭老板”,无人叫他“谭总”,更无人呼他“池北偶”。

他何以用“池北偶”为笔名?其缘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时他主编人民日报国际版,每天夜里编审国际时事,时见有话可说的新闻,便信笔写下一段文字,排在报纸之一角。不知哪一天,忽然诗兴发于心,于是改作讽刺诗,讥刺世界荒唐事,以代替编后札记。

不料诗情易发,署名却颇费斟酌。不好不署名,又不便署真名,于是起笔名。先拟“天方夜”,借阿拉伯寓言作品《天方夜谭》名。当时国际部领导认为不妥:新中国刚成立,天刚亮,你却叫“天方夜”,容易引起误解。很讲政治的当时,此名没通过。谭又改用“池北偶”,是借清代作品《池北偶谭》名。两本都是书,又都带“谭”字。后者是清代学者王士禛著作。“谈”“谭”异字同义,实寓

局部的升降台。

记得是在为国庆十周年纪念时,排练演出《马兰花》,我们就是以转台进行演出的。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土转台,十几个人在布景的隐藏下,硬是把转台推得转动自如,正转反转、快转慢转、说转就转、要停就停,真不比“洋转台”差。演出结束后还

孩子们的“家”

施良骥

让小朋友上台,他们对这种神奇变化的转台可感兴趣了。

到儿童艺术剧场来看戏,孩子们就像过年过节那样高兴。如果正赶上“六一儿童节”这类节日,那就更加热闹了,他们一个个像花朵似的灿烂笑容,使你置身其间,立即也会快乐起来,变得年轻。就连来帮助维持交通的警察,脸上也总是挂着笑容。当时剧场里配有专门的辅导员,设有问必答台,回答孩子们看戏中的各种问题,比如“小鸟是怎么飞起来的”“那一桌子的菜怎么忽然就变出来,又忽然就没有了,跟魔术似的”。孩子们的好奇心一一

因为家庭背景的不同,学校便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很恶劣;因为学生出身官员家庭,校长就无原则地有求必应,很卑鄙;利用权力和学生家庭做交换,很可耻。有些校长主任,平时对教师学生颐指气使,可是对“特殊学生”低三下四,甚至主动上门辅导。名校的风气,住住就是被这样污染的。

当年带过一个班,大多数同学出身农家,忠厚朴实。有个干部子弟比较奢侈,他家里送来的食品很多,吃不完,他也不与同学们“共”。有一次,在宿舍楼层的垃圾筐里发现大袋的牛肉干和花生米,我知道这层楼只有一人有可能会扔食品,于是我拎着他扔掉的四袋食品找到他,告诉他:“我很生气。”他感到委屈,说:“即使给他们吃,也没有人帮我的。”——他思考问题的出发

意谭之言论。中性名字,没有歧义,顺利过关。“池北偶”之名,由此沿用至今。

《池北偶谭》名为笔记小说集,其实内容很庞杂。叙典章制度,记名臣烈女,评诗文,集佳句,也记鬼神怪异。王士禛见多识广,著述极丰。他因学问过人,而历任文职官员,直至刑部尚书。他家有书数千卷,置于住宅之北,遂借白居易《池北书库》之意,将本书取名《池北偶谭》。谭文瑞当时上夜班,住一胡同里的夜班集体宿舍内,地无一垄,宅无一座,书无千卷,只是心存对学问的崇敬与向往。

池北偶一路行来,写了几十年的讽刺诗,有近千首问世,结集九本出版,皆为有不同影响之作。早期国际题材,多为鞭挞霸权主义、种族歧视、政客劣迹、伪善脸孔、虚假自由、欺凌弱小等。粉碎“四人帮”之后,侧重揭露国内时弊,讽刺丑恶世态,诸如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跑官要官、奢侈浪费、崇洋媚外、吹牛拍马、钱权交易、弄虚作假等歪风邪气。这些诗作,由于大多与被誉为漫画“三剑客”的华君武、丁

得到解答,我想,这也是最初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埋进关于科学、科技的种子。在演出开始前,辅导员还和带队老师一起,教孩子们如何看戏,告诉他们看戏时不要跑来跑去、不要大声喧哗等等,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好习惯,这些或许会让他们受益终身。

曾经,我们有过一个统计,就上海百万少年儿童而言,有一大半孩子在孩提时代没有看过戏,更别说真人表演的儿童剧了。为了满足更多孩子的需求,1977年中国福利会对儿童艺术剧场进行扩建,观众席建成了两层,由原来的950座增加到1400座。每次看到孩子们兴奋的表情,我们都发自内心地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孩子感受到儿童剧的欢乐和魅力。

近日喜闻上海新的儿童艺术剧场建成,忆昔日看今朝,甚是欣喜。还得知这新剧场,规模和各种设施都是国内一流水平,相信孩子们一定会非常喜欢,我为更多的孩子能看到专为他们演出的好戏而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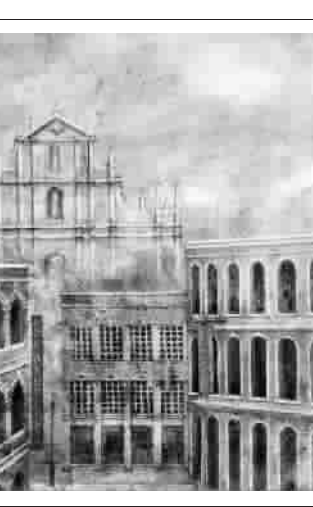
每每回忆起剧场的故事,我总会想起舞台上这道紫红色的大幕。

点竟是这样。我对该生家长说,你的孩子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

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对他“有用的人”,希望家长能更多地关注平等教育。

缺乏平等意识的孩子人格是不健全的,家长无论如何不能低估这一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突然兴起的所谓“贵族学校”把一些人的教育观搞乱了。在中国社会说“贵族”,本是很可笑的事:所谓豪门权贵,自以为有钱就有势,就可以称“贵族”,竟不想让子女和“平民”在一起读书了。他们不懂“贵族”与“土豪”的差别,这种无知的优越感是会害了子女的。从教育学社会学的角度去观察,校园里发生的一切,都影响学生在未来社会站立的姿态。学生的许多不良习气,正是在学校里养成的。

学生的“平等”意识的养成,



聪、方成合作,诗画相配,相得益彰。新时期的公害,旧社会的沉渣,都入他们的视野,也都在他们的笔下。他们有共同的爱,共同的憎,因而合作和谐,广为读者赞赏,也成为文坛佳话。

池北偶诗风尖锐深刻,一针见血,皆因有丰富阅历,广阔视野。他到过朝鲜前线,当过战地记者,笔伐过侵略美军。其后上过几十年夜班,在《人民日报》任职,从编辑、记者、评论员、国际版主编、国际部主任、副总编辑到总编辑,在编辑岗位上度过了大半生。编过无数版面,撰写过无数稿件,包括社论、评论、

专论、札记、通讯等。他出访过许多国家,见识过东西方世态万象。他既是诗人,又是杂家,时有国际专论,获舆论好评。

先生为文犀利,为人却爱调侃,善幽默,也开玩笑。十多年前我们搬家,成为隔壁单元的邻居。有一天晚上,几家邻居同时被盗,而我们两家幸免。事后在楼下相遇,他一本正经:“小偷偷过我家窗外,我跟他说,郑和我一样,都没什么钱,你就别去了,所以我们都没事儿!”我们哈哈大笑。

池北偶笔耕几十年,至今仍不说何时封笔。如今高龄九十,仍笔耕不辍,奋斗不止。年前与方成合作编选诗画配《九十老搭档》,不久前刚刚出版。让

我敬佩的是,他心中又在酝酿着另一本书。他要把与“三剑客”合作的作品,留一个完整的面貌,让批判社会种种病态的诗篇,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年事虽高,精神尚佳,智清目明,健谈依旧。唯老态不饶人,常使他心有愿,而力不足。先生住三楼,因腿脚乏力,上下楼不便,安装电梯又杳无音信。但日子还要过,楼梯还要爬。虽然很无奈,他还是坚持着。在二三楼楼梯过道处,各放一把凳子,各贴一张纸上书:“老人专用,请勿挪动”。每上一次楼,需要歇脚两次。这也是他与自己的老态抗争的一种方式。

愿池先生,体无恙,诗无疆!

雨从夜里一直就这么下着。雨开始下的时候,我就开始失眠了。想着一些人,想着一些事。想着曾经的美好,想着阳光的温暖。

想着有一个女子,撑着伞雨中走着。她会给我发一条短消息,问:“知道我在哪儿?”“不知道!”“今天,我也浪漫了一回!”我突然就明白了,她走在雨中,慢慢走着,也许想着人生美好,也许欣赏路边风景,或者放慢脚步,留下一路的快乐。

雨中走着,是一种情调。将幸福的感觉传递给别人,更是一件幸福的事。我在想象。一切只是想象。

我的手机关着,知道不会有人给我消息。我也不需要给别人消息。人总是孤独存在着的。没有人会想起我。也就不会有人雨中走着,告诉我:我在雨中散步!那也是一种浪漫,也是人生中最美的情调。只有需要的人才会拥有。和快乐在一起,和美好在一起的那一个女子,撑着伞,走在雨中,是我一首永远的诗。

雨还下着,我的心湿湿的,伤感没有那一串浪漫。唯有一句祝愿: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家庭之外,主要看教师的学养。学校的门卫气愤地说了一件事。市里有规定:除本校公用车,其他车辆一律不能进校园。但接连几个星期天,都有教师要强行开车进校。门卫阻拦,有个教师竟然开着车顶撞门卫,一步一步地逼,嘴里还骂着脏话。

另有一教师每次都厉声吆喝:“开门开门!你还想不想吃这碗饭啦?”——请看,同样来自农村,上过大学的教师敢侮辱门卫,这中间肯定有值得研究并玩味的内容。门卫说:“我们执行规定,我们没有错。我们很多人是从农村来的,可是听口音、看举止,这两个老师也是农村来的,老师是上过大学的,怎么这么不文明?”对制度有意见,是可以找校长讨论的。门卫又说:“但他们见到校长就一副低三下四相,我们看了都不好意思。”

虽然这样的教师为数不多,但只要想到学生每天要接触这样的老师,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澳门历史城区 (中国画) 万蒂

人生中最美的情调

徐长顺

雨从夜里一直就这么下着。雨开始下的时候,我就开始失眠了。想着一些人,想着一些事。想着曾经的美好,想着阳光的温暖。

想着有一个女子,撑着伞雨中走着。她会给我发一条短消息,问:“知道我在哪儿?”“不知道!”“今天,我也浪漫了一回!”我突然就明白了,她走在雨中,慢慢走着,也许想着人生美好,也许欣赏路边风景,或者放慢脚步,留下一路的快乐。

雨中走着,是一种情调。将幸福的感觉传递给别人,更是一件幸福的事。我在想象。一切只是想象。

我的手机关着,知道不会有人给我消息。我也不需要给别人消息。人总是孤独存在着的。没有人会想起我。也就不会有人雨中走着,告诉我:我在雨中散步!那也是一种浪漫,也是人生中最美的情调。只有需要的人才会拥有。和快乐在一起,和美好在一起的那一个女子,撑着伞,走在雨中,是我一首永远的诗。

雨还下着,我的心湿湿的,伤感没有那一串浪漫。唯有一句祝愿: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